

石峁山上皇城台

张凌云

在陕北石峁山上，玉石蕴藏丰富，老百姓平日耕种劳作，都会有所收获，“斗米易玉”的故事也时有发生。多年来，山上绵延的石墙、“皇城台”的地名以及一些传说像不解之谜，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。

在群山浩荡、千沟万壑的陕北，人们信天而居，顺道而行，把一座座山、一棵棵树、一条条河都赋予了多姿多彩的神秘属性，祖祖辈辈，生生不息，仿佛他们本身就是行走在这片土地上的神灵，已经与天地相融，与草木相生。

我曾走遍了这里的每一个村庄，草湾沟、芦沟、团团沟、喇叭河、古今滩、七里庙、太和湾……这些极富诗意的地名或村名，是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无羁的心灵、奇异的想象、朴素的愿望的集中体现。散落在村庄的长城墩台、无名遗迹、古木断垣，都被赋予了一段世态百相的写意。

不知多少次，我登上制高点的北墩台，临风而立，东升的旭日将万丈光芒铺满整个城池，此刻的石峁古城，氤氲弥漫，偶有一缕青烟飘来，远处的鸡鸣声瞬间将这里唤醒。

是的，环顾四周，唯有这里可以将方圆百里的景象一览无余。向西，秃尾河顺南而下，波光潋滟，长城遗迹一路蜿蜒而至，相互交错，好不壮观。石峁皇城台与山下距今约600年的高家



西湖西边的天竺路上有好几座寺庙，灵隐寺最有名，一路过去还有法镜寺、法净寺、法喜寺。去过法喜寺几次，可并不知道高堂前有一棵500岁的玉兰，前几天看到朋友在朋友圈写，才晓得。

真是一树繁花，倾国倾城。那次去法喜寺，虽然已是傍晚，人还是很多。去院子别处转转再回来，意外地看到树干半腰上生出的两朵玉兰。500岁的玉兰，树干上青苔丛生，一根纤细得还没有筷子粗的小枝在树干半腰分叉的地方陡然伸出，大概只有一两厘米高。说陡然，是这里离繁花盛开的那些枝丫还有两三米远。枝头上两朵玉兰刚刚打苞，紧挨着，远远看去如并蒂一般。

于是，就有好多人挂念这棵树，挂念这两朵花。杭州的玉兰向来开得热烈，三五天怒放，十天八天就一树焦黄了。有天，也下着小雨，傍晚又去看了。一树繁花落尽，两朵花却还没有开，花苞紧裹着一团润白。诗人朋友说，这叫迟玉兰。

不对，解释不通。花开有先后，但别人生且未都喝罢退场了，它还序幕紧掩。或许，这棵树里驻有两个灵魂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又有人来问去看了没有，花开了没有。

去看了，两三天前。也是傍晚，也是落雨天，法喜寺里不太有人了，偶尔有僧人撑伞匆匆走过，还有几对年轻人在拍照，几处大殿的门都关了。这个时候的法喜寺安静得像寺院的样子，倒是春天里满树的新绿显得有点热闹。高家的院子一个人也没有。

走在路上想过各种情形，比如，花开又谢了；或许还没有打开，杭州这些天总是落雨，天也冷；又或许开得正好。可是，细枝上的两只花苞，仿佛在春天的路上迷路了，又或是根本就不想走了，样子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周身已经焦黄。

也就几天的时间。目光触及的一瞬间，“啊”了一声，便愣在树下。虽说一切自有天意，但还是有几点描述当时的心情，怜惜、失落……都不是全部。雨不停地从屋檐上落下。有点懵，

堡古城，这两座古城在时间上的交集，在空间上的拥抱，是人类漫长的发展之路上，两级紧密而结实的台阶。

“皇城台”，顾名思义，是首领或皇帝的居所。在陕北梁沟壑之中，以“皇城”命名的地方绝无仅有，这里怎么会是皇帝居住的地方？但“皇城台”这样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却被这个台基面积约25万平方米、台顶面积约8万余平方米的独立山峁占据。这也许是辉煌的石峁王国延续到今天的亮光，顺着这道光，我们一点一滴揭示了千百年前的辉煌。

考古表明，这就是石峁统治者的居所，依山而建，固若金汤。各类墙基、建筑材料、石雕、壁画层出不穷，数量之多、规格之高，令参观者叹为观止。

石峁遗址是距今约4000年前的超大型史前遗址，是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城址，肇启了中华文明的曙光。在石峁皇城台发掘出的众多神面石雕，有的镶嵌在墙体中，有的散落在废墟内。在良渚遗址博物馆内，玉器上的神面与石峁的石雕竟然如此相似，其造型、神韵、功用别无二致。

二

在通往皇城台顶的坡道中，几块刻有神秘图案的石板，铺在道路上，令诸多专家学者百思不得其解。有学者推测，这可能是石峁先民在修建王城时，向天占卜的大吉卦象。石峁的星空，是

我见过最清澈、最明亮的星空，每颗星星仿佛会说话一样，异常鲜活。

在距离石峁十里处的乔岔滩五峰山，视野高阔，山下住着几百户人家。同样，在五峰山旁边就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堡孤古城，从出土文物分析，从龙山文化至汉代，就没有断隔。尤其是汉代，陶器、玉器等，不但品类数量多，而且制作十分精美。秃尾河流经区域在上古时期雨水充沛、气候宜人，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。在这些山梁沟壑都能见到石器、陶器和火坑遗迹，残砖碎瓦俯拾皆是，夯筑土墙举目横呈。

这条河流域面积3000多平方公里，源于神木泊海子，流经140公里后，在佳县武家窑附近注入黄河。小时候听大人说，秃尾河是一条没有尾巴、没有尽头的河，起源于天外，消逝于大地尽头。这个说法，让一条河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早在千百年前，秃尾河沿岸即有先民刀耕火种，繁衍生息。文物调查显示，在秃尾河两岸，分布着大小约300多个遗址，如此密集分布遗址的区域，实属不多。

当年，以石峁为中心的秃尾河区域，已经形成了体制完善、生产先进的社会族群。遥想那时，在水量充沛的秃尾河两岸，森林茂密、鸟兽聚集，石峁先民据河为塞，依山筑城，一代代艰苦卓绝的陕北人在这里世代相



袭，将最有力量、最天真朴素的部分流传下来，成为华夏文明经久不息的动力。

三

一次，我到一个叫白家山的村庄，一堵护坡石墙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在一道由碎石块垒砌的石墙内规整地穿插着粗细不等的木桩，我惊异于石峁古城的建筑理念，竟然一直沿用至今，所用原料也几乎一样，其外形和“皇城台”墙体几乎无二样。墙体呈斜坡状，墙台上的老榆树下，一头老牛正在闭目养神。

在石峁周边的村落中，今天我还总能偶遇一些如石峁出土的石雕人面像的面孔，他们手脚粗大，鼻梁高挺，如果不是他们穿的旅游鞋提醒我，我会直接认定，他们就是某个活过来或穿越而来的石峁先民。从可忆起的祖辈开始，他们就住着石面窑洞，被石墙围护。石板铺就的院落，石板拼砌的仓库，石槽、石磨、石碾等等，石质工具已成为这里千百年的生存印迹，陕北大地到处散落着石峁的种子，世代绵延，生生不息。

我常想，也许我们平日里传唱的某一首信天游、酒曲，会不会就是石峁先民留下来的呢？曾经，他们伴着悠扬的骨笛声，和着口簧的清丽之音，载歌载舞，在一个又一个故乡一路狂奔着。如今，爱唱爱跳的陕北人，依旧

秉持着这种乐观的遗风，向天表达敬意，向大地坦露热情。

我在这座矮塌下来的城堡之上，永远是个生客，一切都太遥远了。春秋杀伐、秦汉交替、唐宋纷呈，在这块被时间和自然之手抚平的土地上，我的猜想和叩问都显得异常无助，只能作为人类的一员，带着对过往人类的同悯，对这块土地的敬祝，对短暂生命的慨叹，找寻一种确切的源头。这由符号、石块、头骨、玉器书写的上古遗著，却在告诉我们，请认真凝视我们血脉里曾经留下的疼痛与甜蜜。

多少年了，自石峁先民开始，多少人在这10公里城墙围护的堞梁之上狩猎、耕种，也在这北方的晴空下歌唱、哀恸、埋葬。

从曾经繁盛一时的上古都邑，到如今名不见经传的黄土村落，一切归于平静，一切又始于喧闹，这里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容器，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同时凝聚，为世人揣测命运提供了一扇清晰的窗口，可以神游古今，一眼千年。

上图：石峁遗址 来自网络
左图：皇城台 来自网络

愿乘长风看武夷

谢斐

暮春时节，我和好友结伴去了一趟素有“奇秀甲东南”之誉的武夷山，它的秀美风光让我们流连忘返。

武夷山的美在于山，这里有典型的丹霞地貌，处处是奇峰怪石，它东接仙游岩，西连仙掌峰，壁立万仞，高耸群峰之上。我们一大清早就鼓起勇气，向天游峰走去。天游峰海拔不算太高，却也陡峭，抬头仰望，山路像条巨龙蜿蜒而上。山顶上奇花异草，树木郁郁葱葱，不时有云雾缭绕，宛如仙境。

从这里凭栏四望，云海茫茫，群峰悬浮，九曲蜿蜒，竹筏轻荡，远近风光尽收眼底，令人心胸开阔，陶然忘归。

武夷山的灵在于水，众多的清泉、飞瀑给武夷山注入了生机，其中九曲溪是武夷山的魂，澄碧清澈的盈盈一水，切割着武夷群峰，山挟水转，水绕山行，形成了“曲曲山回转，峰峰水抱流”的奇观。九曲溪从西向东，蜿蜒自如，我们坐在竹筏里，春风拂面，抬头观奇峰，俯首看水色，处处皆是景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就这样一曲又一曲，九曲回环，山青水碧，人恍如在画中。

除了优美风光，武夷山还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。李商隐、苏轼、陆游等诗人留下了许多诗词，这些文字都刻在摩崖石刻的题诗岩上，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，为武夷山增添了浓郁的人文气息。不仅如此，朱熹当年曾在武夷山创办“武夷精舍”，传授理学思想，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书院之一。在这里，人文与自然达到了和谐统一的绝妙境界。

大红袍是武夷山的标志，去了武夷山，怎能不品大红袍？大红袍是武夷岩茶的一种，以“三红七绿，绿叶红镶边”为特征，兼有绿茶之清香、红茶之甘醇，是不可多得的茶中珍品。这得益于武夷山区日照短，昼夜温差大，岩顶终年有细泉浸润，所以才造就了大红袍的特异品质。在一家茶庄里，茶艺师一边给我们缓缓斟茶，一边讲述着武夷山的茶文化。在茶艺师的娓娓叙说中，杯中的茶逐渐呈现出橙黄明亮的汤色，忍不住喝上一口，果然滋味醇厚、回味悠长，茶中自带一股特别的“花香岩韵”，一杯下去，顿觉心灵涤荡，神清气爽。

武夷山旖旎的自然风光，令每个身临其境的人都陶醉其间，这里的山与水、水与石，一切都那么巧妙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，山因水而俊秀，水因山而妩媚。离开武夷的心情，恰如“武夷收尽人间美，愿乘长风我再来”。

上图：石峁遗址 来自网络
左图：皇城台 来自网络

行天下

访法喜寺玉兰

黄颖



就在高堂的廊檐下站了好一会儿。天黯了，拍几张照片离开吧。

镜头拉大好多倍，突然看到前景有一朵殷红的茶花。把头伸出去看，没错，是一树茶花。有点迷惑，翻出前两次拍的照片看，并没有茶花。这才看到花坛临通道的两边，地上围了好多盆栽茶花。盆都很大，盆口差不多有井口那么阔。这么大的盆，土层很厚实，又接着地气，茶花繁密，开得正艳。

不知道是谁搬来的，有点被触动，觉得还是有人会在意这些细小的美好。大概他希望来看花的人总有好看，一种美好凋落，有另一种美好接续。

也看出了细致和刻意，粗心的人或许随意摆些，他却尽量摆得一样高矮，选了一样的花色。突然体察到院子里的人对一棵500岁老树的呵护。其实，在花坛不当道的另外两边，还放着十几盆小些的茶花。大大小小24盆茶花的围合，就像为500岁的玉兰拉上了幕布。

很想知道谁把茶花搬到了花坛。寺门口还有几位保安在值守，上前把照片给他们看。他们说，是的，前些天为了

让大家看玉兰，这些花搬开了。我们院子里花很多，这里经常会换的，什么花开就摆什么花。

又给他们看树干上的两朵玉兰。他们说，喔，真神奇，我们天天走进走出，都没有注意到，没有开，真有点可惜。不过，刚刚打花骨朵儿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都派人去守这棵树的。因为林子里的松鼠很多，喜欢来吃花苞，我们白天就在树下拿细竹竿赶它们。

据说法喜寺有上千年的历史，曾毁于一旦，片瓦不存。这样看，一棵500岁玉兰的遗存是上天的眷顾。但又不是，保安说，原来树下还种着方竹，就是长出来的竹竿是方的。他说，“法喜寺方竹”很有名的。我真是没有见过，什么时候再去看看。保安说，两三年前方竹移到院子后面去了。这样看，这棵500岁的玉兰一直都有人看护。

走出院门，天黑得差不多了，天竺古道上的小店挨家都燃起了灯，昏黄温暖。心里轻快了一些，就因为一些细小的事。能为这些细小打动，也是好的。

上图：法喜寺风光 来自网络

嘉，最早见于西周金文，美好之义。《诗经》中也出现过“嘉”字——其新孔嘉，其旧如之何？“嘉”字用于地名常见，如嘉定、嘉兴、嘉善……用其地为山命名，则不多见，足见这座山美得非同寻常。

老嘉山国家森林公园，位于安徽省明光市境内。据道光十年《来安县志》载：“山上有龙王庙，宋嘉定年间（1208-1284年）敕建，赐名嘉泽，山以此得名。”明光市原名嘉山县，县因山得名也。

老嘉山美在茂密的植被。春天，栗树绿叶婆娑，遮天蔽日；秋日，黄叶匝地，将山路铺成金色锦毯。黄檀木枝桠恣肆，随心所欲……

林间生长着诸多草本植物，不少珍稀的中药材。这些花花草草的低音与灌木、乔木的中高音组成谱美的天籁和音。

老嘉山生长着品类繁多的野生动物，几乎无人惊扰的环境自然是野生动物的理想天堂。山上鸟类繁多，或栖或飞，总会给人带来好心情。它们是快乐精灵，美丽使者，自然之诗中的灵动意象。有诸多的野生动物出没，山

本报电（泽成）日前，美团在扬州发布“2021黑珍珠餐厅指南”（以下简称“指南”），这是该指南自2018年以来第四次发布，今年共有296家钻级餐厅上榜。

从分类来看，指南涵盖全国39种菜系，包括湘粤菜、云贵菜、西北菜等。其中，本帮菜上榜餐厅较去年增加175%，江浙菜上榜餐厅较去年增加167%。

从城市来看，上海、北京等一线城市仍是上榜餐厅数量增加最多的主流城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成都、杭州、南京、西安等



嘉美之山 毕子祥

便有了勃勃生气，山之美便有了灵性。

老嘉山美在自然景观，这里有横亘于两崖之间的仙人桥、可容纳百人的仙人洞；有郁郁葱葱的竹海、流水淙淙的后沟……老嘉山的任意一处都美得如诗如画。

老嘉山还有丰富的人文景观，有花果寺、红泥庵、柴王城等历史遗迹。忆往昔，这里是军事要地、藏身之所，后周皇帝柴世宗来过，土匪、流寇来过，然后后人历史烟云，留下一些土石

结构的城寨，供后人凭吊、遥想。

如果老嘉山的美是主旋律，那么周边景观就是不可或缺的背景音。跃龙湖、栖凤湖、八岭湖、燕子湾水库如莹亮的水晶环布四周。黄寨草场横亘于老嘉山脚下，跃龙湖畔。高低起伏的草场上，牛羊成群，或悠闲地移动，或啃食丰美的牧草，满满的草原风情。在这些风光的映衬下，老嘉山显得愈加秀美。

上图：老嘉山风光 王绪波摄

“2021黑珍珠餐厅指南”发布 舌尖变化演绎中国美食故事

既有品鉴能力又无利益关联的资深饕客；同时，榜单评审还引入了科技加持，通过大数据全程校验，保障评审公平公正。

作为“中国人自己的美食榜”，指南开始向世界展示中餐文化。张川表示：“美食是文化的纽带，我们要让中国的美食走向世界，让全世界都能领会到中国独特的味道和文化。”

新一线城市上榜餐厅数量持续增长，今年上榜餐厅达72家。

美团高级副总裁张川表示，移动互联网发展让手机检索信息、上网“种草拔草”成为新的消费习惯。指南的诞生，为热爱美食、热爱生活的消费者提供了一份符合中国味蕾的参考。今年，指南对评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，评委身份匿名，引入